

# 一生的遗憾

爷爷去世了。

我已记不得具体的时间——只记得是四年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带我去看望爷爷奶奶的次数越来越少。想到他们家里连电源都不插，只有堂哥回来时才有笔记本电脑可玩，我还暗自高兴，父母不提，我也正好高兴不用去“受罪”，也就没多问。

一天，妈妈终于告诉我，爷爷在肿瘤医院住院呢，他想我了，我该去看看。现在想起来，妈妈说这话时的表情很有些不自然，但年纪还小的我，竟然天真地认为，肿瘤有啥，手术切掉不就行了。医院是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地方，我真的不想去。

但我终于知道，那不是一般的肿瘤，而是肺癌。

那天在去看爷爷的路上，大家一句话都没说，空气宁静得沉重。我几次想问爷爷的具体情况，但凝重的气氛让我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在踏进病房的前一刻，我深吸了一口气，却还是没能消除我的惊讶。爷爷，一个曾经多么充满活力的老人，现在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还硬撑出笑容回答着大家对他的问候。爷爷看我来了，有些欣喜的把我叫到床边，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好像是怕马上失去我似的。我的心突然疼得厉害，不敢再看爷爷的脸。我转头看着窗外，泪水模糊了视线，夕阳红的有些刺眼。

再见到爷爷，是他出院了。我去看他时他又像以前那样陪我

在楼下玩体育器械，似乎比我还有劲。这下我高兴了，天真的以为爷爷已经彻底康复。可没多久，我发现父母又不张罗带我去爷爷家了，问他们也是支支吾吾。我不敢多想，虽然不祥的预感已涌上心头。

直到有一天，父亲声音颤抖着告诉我，爷爷去世了。

葬礼那天，在爷爷家楼下，父亲喊着“爸！走好！”，将一个大盆高高举起，摔碎在地上。在举行葬礼的地方，大伯跟着工作人员一边说着“开眼光，开耳光……”一边用什么东西点着爷爷的眼睛和耳朵。爸爸紧紧捂住我的双眼不让我看，把我的头扭向一边。可只听着声音让我觉得更难过，我伸出手把耳朵也堵住了。这些传统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程序，在我眼里曾经多么愚昧。可这一刻，我才明白，它们寄托了亲人对逝者的哀思，似乎是作为他们对逝者的补偿——没能留住他的生命的补偿。

葬礼大厅里，爷爷的遗体被抬到玻璃棺中，穿着笔挺的西装，被精心化妆过的面容就像只是睡着了一般。我甚至觉得，他会再次带着慈祥的笑，走到我身边不厌其烦地问我吃什么，尽管我总是埋在书里，不耐烦地摇头，甚至懒得看他一眼。

如果每次他走到我身边，我都能笑着抬起头，撒娇地说想吃什么饭菜，然后看着他苍老的脸上焕发出喜悦的光彩……那该多好。

可现在我只能看着他安详的躺在我面前，无力地忏悔着，祈求着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用热情和乖巧，洗刷掉，至少弥补一点我曾经残忍地用可笑的任性带给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但，我连说一句抱歉的机会都没有，无论我多少次的泣不成声，

多次的歇斯底里，终是换不回逝去的生命。而我终于明白，失去后才懂得珍惜，是怎样刻骨铭心的痛苦。

真是迟来的忏悔，只留下多少次梦中回荡着的哀乐声和哭声，和多少次毫无征兆的泪水中苦涩的遗憾。也许，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对身边的亲人好些，加倍珍惜还未失去的亲情。

但那刺痛的遗憾，已注定会陪伴我一生。